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五百二十三

史部

魏書卷一百二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九十

西域

夏書稱西戎即序班固云就而序之非盛威武致其貢物也漢氏初開西域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五十五王置校尉都護以撫納之王莽篡位西域遂絕至於後漢

班超所通者五十餘國西至西海東西萬里皆來朝貢
復置都護校尉以相統攝其後或絕或通漢朝以為勞
敝中國其官時置時廢暨魏晉之後互相吞滅不可復
詳記焉太祖初經營中原未暇及於四表既而西戎之
貢不至有司奏依漢氏故事請通西域可以振威德於
荒外又可致奇貨於天府太祖曰漢氏不保境安人乃
遠開西域使海內虛耗何利之有今若通之前弊復加
百姓矣遂不從歷太宗世竟不招納太延中魏德益以

遠聞西域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槃陀鄯善焉耆車師
粟特諸國王始遣使來獻世祖以西域漢世雖通有求
則卑辭而來無欲則驕慢王命此其自知絕遠大兵不
可至故也若報使往來終無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奏九
國不憚遐嶮遠貢方物當與其進安可豫抑後來乃從
之於是始遣行人王恩生許綱等西使恩生出流沙為
蠕蠕所執竟不果達又遣散騎侍郎董琬高明等多齎
錦帛出鄯善招撫九國厚賜之初琬等受詔便道之國

可往赴之琬過九國北行至烏孫國其王得朝廷所賜
拜受甚悅謂琬曰傳聞破洛那者舌皆思魏德欲稱臣
致貢但患其路無由耳今使君等既到此可往二國副
其慕仰之誠琬於是自向破洛那遣明使者舌烏孫王
為發導譯達二國琬等宣詔慰賜之已而琬明東還烏
孫破洛那之屬遣使與琬俱來貢獻者十有六國自後
相繼而來不間于歲國使亦數十輩矣初世祖每遣使
西域常詔河西王沮渠牧犍令護送至姑臧牧犍恒發

使導路出於流沙後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牧捷左右
謂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吳提妄說云去歲魏天子自來
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我禽其長弟樂平王丕我君
大喜宣言國中又聞吳提遣使告西域諸國稱魏已削
弱今天下唯我為彊若更有魏使勿復恭奉西域諸國
亦有貳者牧捷事主稍以慢惰使還具以狀聞世祖遂
議討牧捷涼州既平鄯善國以為脣亡齒寒自然之道
也今武威為魏所滅次及我也若通其使人知我國事

取亡必近不如絕之可以支久乃斷塞行路西域貢獻
歷年不入後平鄯善行人復通始琬等使還京師具言
凡所經見及傳聞傍國云西域自漢武時五十餘國後
稍相并至太延中為十六國分其地為四域自葱嶺以
東流沙以西為一域葱嶺以西海曲以東為一域者舌
以南月氏以北為一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為一域內
諸小渠長蓋以百數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為四出
自玉門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為一道自玉門渡

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為一道從莎車西行百
里至葱嶺葱嶺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為一道自莎車
西南五百里葱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為一道焉
自琬所不傳而更有朝貢者紀其名不能具國俗也其
與前使所異者錄之

鄯善國都扞泥城古樓蘭國也去代七千六百里所都
城方一里地多沙鹵少水草北即白龍堆路至太延初
始遣使來獻四年遣其弟素延耆入侍及世祖平涼州

沮渠牧犍弟無諱走保敦煌無諱後謀渡流沙遣其弟
安周擊鄯善王比龍恐懼欲降會魏使者自天竺罽賓
還俱會鄯善勸比龍拒之遂與連戰安周不能剋退保
東城後比龍懼率衆西奔且末其世子乃應安周鄯善
人頗剽劫之令不得通世祖詔散騎常侍成周公萬度
歸乘傳發涼州兵討之度歸到敦煌留輜重以輕騎五
千渡流沙至其境時鄯善人衆布野度歸勅吏卒不得
有所侵掠邊守感之皆望旗稽服其王真達面縛出降

度歸釋其縛留軍屯守與真達詣京都世祖大悅厚待之是歲拜交趾公韓牧為假節征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鄯善王以鎮之賦役其人比之郡縣

且末國都且末城在鄯善西去代八千三百二十里真君三年鄯善王比龍避沮渠安周之難率國人之半奔且末後役屬鄯善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為行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老駝豫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為候亦即將氈擁蔽鼻口其

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

于闐國在且末西北葱嶺之北二百餘里東去鄯善千
五百里南去女國二千里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龜茲千
四百里去代九千八百里其地方亘千里連山相次所
都城方八九里部內有大城五小城數十于闐城東三
十里有首拔河中出玉石土宜五穀并桑麻山多美玉
有好馬駝騾其刑法殺人者死餘罪各隨輕重懲罰之
自外風俗物產與龜茲略同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

王尤信尚每設齋日必親自灑掃饋食焉城南五十里
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丘盧旃為其王造覆盆浮圖之
所石上有辟支佛跣處雙跡猶存于闐西五里有比摩
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俗無禮義多盜賊淫縱自
高昌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頗
類華夏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即黃河也
一名計式水城西五十五里亦有大水名達利水與樹
枝水會俱北流真君中世祖詔高涼王那擊吐谷渾慕

利延慕利延懼驅其部落渡流沙那進軍急追之慕利延遂西入于闐殺其王死者甚衆顯祖末蠕蠕寇于闐于闐患之遣使素目伽上表曰西方諸國今皆已屬蠕蠕奴世奉大國至今無異今蠕蠕軍馬到城下奴聚兵自固故遣使奉獻延望救援顯祖詔公卿議之公卿奏曰于闐去京師幾萬里蠕蠕之性惟習野掠不能攻城若為所拒當已旋矣雖欲遣師勢無所及顯祖以公卿議示其使者亦以為然於是詔之曰朕承天理物欲令

萬方各安其所應勅諸軍以拯汝難但去汝遐阻雖復遣援不救當時之急已停師不行汝宜知之朕今練甲養卒一二歲間當躬率猛將為汝除患汝其謹警候以待大舉先是朝廷遣使者韓羊皮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獻馴象及珍物經于闐于闐中于王秋仁輒留之假言慮有寇不達羊皮言狀顯祖怒又遣羊皮奉詔責讓之自後每使朝獻

蒲山國故皮山國也居皮城在于闐南去代一萬二千

里其國西南三里有凍凌山後後屬于闐

悉居半國故西夜國也一名子合其王號子治呼捷在
于闐西去代萬二千九百七十里太延初遣使來獻自
後貢使不絕

權於摩國故烏托國也其王居烏托城在悉居半西南
去代一萬二千九百七十里

渠莎國居故莎車城在子合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
八十里

車師國一名前部其王居交河城去代萬五千里其地
北接蠕蠕本通使交易世祖初始遣使朝獻詔行人王
恩生許綱等出使恩生等始渡流沙為蠕蠕所執恩生
見蠕蠕吳提持魏節不為之屈後世祖切讓吳提吳提
懼乃遣恩生等歸許綱到敦煌病死朝廷壯其節賜謚
曰貞初沮渠無諱兄弟之渡流沙也鳩集遣人破車師
國真君十一年車師王車夷落遣使琢進薛直上書曰
臣亡父僻處塞外仰慕天子威德遣使表獻不空於歲

天子降念賜遺甚厚及臣繼立亦不闕常貢天子垂矜亦不異前世敢緣至恩輒陳私艱臣國自無諱所攻擊經今八歲人民饑荒無以存活賊今攻臣甚急臣不能自全遂捨國東奔三分免一即日已到焉耆東界思歸天闕幸垂賑救於是下詔撫慰之開焉耆倉給之正平初遣子入侍自後每使朝貢

且彌國都天山東于大谷在車師北去代一萬五百七十里本後屬車師

焉耆國在車師南都員渠城白山南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去代一萬二百里其王姓龍名鳩尸卑那即前涼張軌所討龍熙之脩所都城方二里國內凡有九城國小人貧無網紀法令兵有弓刀甲稍婚姻略同華夏死亡者皆焚而後葬其服制滿七日則除之丈夫並剪髮以為首飾文字與婆羅門同俗事天神並崇信佛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國咸依釋教齋戒行道焉氣候寒土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畜有駝馬養蠶不

以為絲唯充綿纈俗尚蒲萄酒兼愛音樂南去海十餘
里有魚鹽蒲葦之饒東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
里皆沙磧東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恃地多險頗剽劫
中國使世祖怒之詔成周公萬度歸討之約齎輕糧取
食路次度歸入焉耆東界擊其邊守左回尉犁二城拔
之進軍向員渠鳩尸卑那以四五萬人出城守險以拒
度歸募壯勇短兵直往衝鳩尸卑那衆大潰盡虜之單
騎走入山中度歸進屠其城四鄙諸戎皆降服焉耆為

國斗絕一隅不亂日久獲其珍竒異翫殊方譎詭不識之物橐駝馬牛雜畜巨萬時世祖幸陰山北宮度歸破焉耆露板至世祖省訖賜司徒崔浩書曰萬度歸以五千騎經萬餘里拔焉耆三城獲其珍竒異物及諸委積不可勝數自古帝王雖云即序西戎有如指注不能控引也朕今手把而有之如何浩上書稱美遂命度歸鎮撫其人初鳩尸卑那走山中猶覲城不拔得還其國既見盡為度歸所剋乃奔龜茲龜茲以其壻厚待之

龜茲國在尉犁西北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都延城漢時舊國也去代一萬二百八十里其王姓白即後涼呂光所立白震之後其王頭繫綵帶垂之於後坐金師子牀所居城方五六里其刑法殺人者死劫賊則斷其一臂并刑一足稅賦準地徵租無田者則稅銀錢風俗婚姻喪葬物產與焉耆略同唯氣候少溫為異又出細氈饒銅鐵鉛麋皮氍毹沙鹽綠雌黃胡粉安息香良馬犂牛等東有輪臺即漢貳師將軍李廣利所屠者其南三

百里有大河東流號計式水即黃河也東去焉耆九百
里南去于闐一千四百里西去疏勒一千五百里北去
突厥牙帳六百餘里東南去瓜州三百里其東闕城戍
寇竊非一世祖詔萬度歸率騎一千以擊之龜茲遣烏
羯目提等領兵三千距戰度歸擊走之斬二百餘級大
獲駝馬而還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錢入官土多孔
雀羣飛山谷間人取養而食之孳乳如鷄鶩其王家恒
有千餘隻云其國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

數里入地如飴餠甚臭服之髮齒已落者能令更生病人服之皆愈自後每使朝貢

姑默國居南城在龜茲西去代一萬五百里後屬龜茲
溫宿國居溫宿城在姑默西北去代一萬五百五十里
役屬龜茲

尉頭國居尉頭城在溫宿北去代一萬六百五十里後
屬龜茲

烏孫國居赤谷城在龜茲西北去代一萬八百里其國

數為蠕蠕所侵西徙葱嶺山中無城郭隨畜牧逐水草
太延三年遣使者董琬等使其國後每使朝貢

疏勒國在姑默西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也去代一
萬一千二百五十里高宗末其王遣使送釋迦牟尼佛
袈裟一長二丈餘高宗以審是佛衣應有靈異遂燒之
以驗虛實置於猛火之上經日不然觀者莫不悚駭心
形俱肅其王戴金師子冠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錫雌黃
錦綿每歲常供送於突厥其都城方五里國內有大城

十二小城數十人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即不育
勝兵二千人南有黃河西帶葱嶺東去龜茲千五百里
西去發汗國千里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東北至突厥
牙帳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

悅般國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其先匈奴
北單于之部落也為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
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地方數
千里衆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其風俗言

語與高車同而其人清潔於胡俗剪髮齊眉以醞酏塗之昱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火山山傍石皆焦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為藥即石流黃也與蠕蠕結好其王嘗將數千人入蠕蠕國欲與大檀相見入其界百餘里見其部人不浣衣不絆髮不洗手婦人舌舐器物王謂其從臣曰汝曹誑我入此狗國中乃馳還大檀遣騎追之不及自是相仇讎數相征討真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

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內其口中
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癥世祖疑
其虛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
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又言其國有大術者蠕蠕來
抄掠術人能作霖雨狂風大雪及行潦蠕蠕凍死漂亡
者十二三是歲再遣使朝貢求與官軍東西齊契討蠕
蠕世祖嘉其意命中外諸軍戒嚴以淮南王他為前鋒
襲蠕蠕仍詔有司以其鼓舞之節施於樂府自後每使

貢獻

者至拔國都者至拔城在疏勒西去代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其國東有潘賀那山出美鐵及師子

迷密國都迷密城在者至拔西去代一萬二千六百里正平元年遣使獻一峯黑橐駝其國東有山名郁悉滿山出金玉亦多鐵

悉萬斤國都悉萬斤城在悉密西去代一萬二千七百二十里其國南有山名伽色那山出師子每使朝貢

金史卷一百二
卷一百二
忸密國都忸密城在悉萬斤西去代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八里

洛那國故大宛國也都貴山城在疏勒西北去代萬四千四百五十里太和三年遣使獻汗血馬自此每使朝貢

粟特國在葱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沙居於大澤在康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里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國商人先多詣涼土販貨

及克姑臧悉見虜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請贖之詔聽焉
自後無使朝獻

波斯國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條支國也去代二萬四
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戶十餘萬河經其城中南
流土地平正出金銀鍮石珊瑚琥珀車渠馬腦多大真
珠頗黎瑠璃水精瑟瑟金剛火齊鑛鐵銅錫朱砂水銀
綾錦疊毼毼毼毼赤麀皮及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
香胡椒華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梨勒無食子鹽綠

雌黃等物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地多沙磧引水溉灌其
五穀及鳥獸等與中夏略同唯無稻及黍稷土出名馬
大驢及駝往往有日行七百里者富室至有數千頭又
出白象師子大鳥卵有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
高食草與肉亦能噉火其王姓波氏名斯坐金羊牀戴
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真珠寶物其俗丈夫剪髮
戴白皮帽貫頭衫兩廂近下開之亦有巾帔緣以織成
婦女服大衫披大帔其髮前為髻後披之飾以金銀花

仍貫五色珠落之於膊王於其國內別有小牙十餘所
猶中國之離宮也每年四月出遊處之十月乃還王即
位以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
臣皆莫之知也王死衆乃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即
立以為王餘子出各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號
王曰醫噴妃曰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野大官有摸胡
壇掌國內獄訟泥忽汗掌庫藏開禁地早掌文書及衆
務次有遏羅訶地掌王之內事薛波勃掌四方兵馬其

下皆有屬官分統其事兵有甲稍圓排劍弩弓箭戰兼
乘象百人隨之其刑法重罪懸諸竿上射殺之次則繫
獄新王立乃釋之輕罪則劓刑若髡或剪半鬢及繫牌
於項以為恥辱犯彊盜者繫之終身姦貴人妻者男子
流婦人割其耳鼻賦稅則準地輸銀錢俗事火神天神
文字與胡書異多以姊妹為妻妾自餘婚合亦不擇尊
卑諸夷之中最為醜穢矣百姓女年十歲以上有姿貌
者王收養之有功勲人即以分賜死者多棄屍於山一

月著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為不淨人若
入城市搖鈴自別以六月為歲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
月一日其日人庶以上各相命召設會作樂以極懽娛
又每年正月二十日各祭其先死者神龜中其國遣使
上書貢物云大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為漢中
天子波斯國王居和多千萬敬拜朝廷嘉納之自此每
使朝獻

伏盧尼國都伏盧尼城在波斯國北去代二萬七千三

百二十里累石為城東有大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
亦有如橐駝馬者皆有翼常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
云尼山出銀珊瑚琥珀多師子

色知顯國都色知顯城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萬二千
九百四十里土平多五果

伽色尼國都伽色尼城在悉萬斤南去代一萬二千九
百里出赤鹽多五果

薄知國都薄知城在伽色尼南去代一萬三千三百二

十里多五果

牟知國都牟知城在忸密西南去代二萬二千九百二十里土平禽獸草木類中國

阿弗太汗國都阿弗太汗城在忸密西去代二萬三千七百二十里土平多五果

呼似密國都呼似密城在阿弗太汗西去代二萬四千七百里土平出銀琥珀有師子多五果

諾色波羅國都波羅城在忸密南去代二萬三千四百

二十八里土平宜稻麥多五果

早伽至國都早伽至城在忸密西去代二萬三千七百二十八里土平少田植取稻麥於隣國有五果

伽不單國都伽不單城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七百八十里土平宜稻麥有五果

者舌國故康居國在破洛那西北去代一萬五千四百五十里太延三年遣使朝貢自是不絕

伽倍國故休密翁侯都和墨城在莎車西去代一萬三

千里人居山谷間

折薛莫孫國故雙靡翁侯都雙靡城在伽倍西去代一萬三千五百里人居山谷間

鉗敦國故貴霜翁侯都護深城在折薛莫孫西去代一萬三千五百六十里人居山谷間

弗敵沙國故肸頓翁侯都薄茅城在鉗敦西去代一萬三千六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閻浮謁國故高附翁侯都高附城在弗敵沙南去代一

萬三千七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大月氏國都盧監氏城在弗敵沙西去代一萬四千五百里北與蠕蠕接數為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去弗敵沙二千一百里其王寄多羅勇武遂興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陀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世祖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瑠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

自此中國瑠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安息國在葱嶺西都蔚搜城北與康居西與波斯相接
在大月氏西北去代二萬一千五百里

大秦國一名黎軒都安都城從條支西渡海曲一萬里
去代三萬九千四百里其海傍出猶渤海也而東西與
渤海相望蓋自然之理地方六千里居兩海之間其地
平正人居星布其王都城分為五城各方五里周六十
里王居中城城置八臣以主四方而王城亦置八臣分

主四城若謀國事及四方有不決者則四城之臣集議
王所王自聽之然後施行王三年一出觀風化人有冤
枉詣王訴訟者當方之臣小則讓責大則黜退令其舉
賢人以代之其人端正長大衣服車旗擬儀中國故外
域謂之大秦其土宜五穀桑麻人務蠶田多璆琳琅玕
神龜白馬朱鬣明珠夜光璧東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
州永昌郡多出異物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南流
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玉山西有西

王母山玉為堂云從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四萬餘里於彼國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而前史云條支西行百里日入處失之遠矣

阿鈎羌國在莎車西南去代一萬三千里國西有縣度山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淵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因以名之土有五穀諸果市用錢為貨居止立宮室有兵器土出金珠

波路國在阿鈎羌西北去代一萬三千九百里其地濕

熱有蜀馬土平物產國俗與阿鈎羌同

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
寄多羅為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
氏焉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六千六百里先居西平張
掖之間被服頗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為貨隨畜牧移
徙亦類匈奴其城東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
十丈自佛塔初建計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
百丈佛圖也

罽賓國都善見城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四千二百里居在四山中其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三百里地平溫和
有首宿雜草奇木檀槐梓竹種五穀糞園田地濕生
稻冬食生菜其人工巧雕文刻鏤織罽有金銀銅錫以
為器物市用錢他畜與諸國同每使朝獻

吐呼羅國去代一萬二千里東至范陽國西至悉萬斤
國中問相去二千里南至連山不知名北至波斯國中
間相去一萬里國中有薄提城周市六十里城南有西

流大水名漢樓河土宜五穀有好馬駝騾其王曾遣使朝貢

副貨國去代一萬七千里東至阿副使且國西至沒誰國中間相去一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竒沙國相去一千五百里國中有副貨城周市七十里宜五穀葡萄唯有馬駝騾國王有黃金殿殿下金駝七頭各高三尺其王遣使朝貢

南天竺國去代三萬一千五百里有伏醜城周市十里

城中出麝尼珠珊瑚城東三百里有拔賴城城中出黃金白真檀石蜜蒲萄土宜五穀世宗時其國王婆羅化遣使獻駿馬金銀自此每使朝貢

疊伏羅國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勿悉城城北有鹽竒水西流有白象并有阿末黎木皮中織作布土宜五穀世宗時其國王伏陁末多遣使獻方物自是每使朝貢

拔豆國去代五萬一千里東至多勿當國西至旃那國

金史卷一百二
中間相去七百五十里南至蜀陵伽國北至弗那伏且
國中中間相去九百里國中出金銀雜寶白象水牛犛牛
蒲萄五果土宜五穀

噉噉國大月氏之種類也亦曰高車之別種其原出於
塞北自金山而南在於闐之西都馬許水南二百餘里
去長安一萬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
城方十里餘多寺塔皆飾以金風俗與突厥略同其俗
兄弟共一妻夫無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

依其多少之數更加角焉衣服類加以纓絡頭皆剪髮
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衆可十萬無城邑依隨
水草以氈為屋夏遷涼土冬逐煖處分其諸妻各在別
所相去或二百三百里其王巡歷而行每月一處冬寒
之時三月不徙王位不必傳子子弟堪任死便授之其
國無車有輿多駝馬用刑嚴急偷盜無多少皆腰斬盜
一責十死者富者累石為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
皆置冢內其人凶悍能鬪戰西域康居于闐沙勒安息

及諸小國三十許皆後屬之號為大國與蠕蠕婚姻自

太安以後每遣使朝貢正光末遣使貢師子一至高平

遇万俟醜奴反因留之醜奴平送京師永熙以後朝獻

遂絕初熙平中肅宗遣王伏子統宋雲沙門法力等使

西域訪求佛經時有沙門慧生者亦與俱行正光中還

慧生所經諸國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數蓋舉其略

云其國去漕國千五百里去瓜州六千五百里

朱居國在于闐西其人山居有麥多林果咸事佛語與

于闐相類後屬嚙噠

渴槃陀國在葱嶺東朱駒波西河經其國東北流有高
山夏積霜雪亦事佛道附於嚙噠

鉢和國在渴槃陀西其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而處又
有大雪山望若銀峯其人唯食餅麩飲麥酒服氈裘有
二道一道西行向嚙噠一道西南趣烏萇亦為嚙噠所
統

波知國在鉢和西南土狹人貧依託山谷其王不能總

攝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
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雪之困

賒彌國在波知之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神亦附噉
噠東有鉢盧勒國路嶮緣鐵鎖而度下不見底熙平中
宋雲等竟不能達

烏菴國在賒彌南北有葱嶺南至天竺婆羅門胡為其
上族婆羅門多解天文吉凶之數其王動則訪決焉土
多林果引水灌田豐稻麥事佛多諸寺塔事極華麗人

有爭訴服之以藥曲者發狂直者無恙為法不殺犯死
罪唯徙於靈山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驢數頭運
食山下無人控御自知往來也

乾陀國在烏菴西本名業波為噉噉所破因改焉其王
本是勅勒臨國民二世矣好征戰與罽賓鬪三年不罷
人怨苦之有鬪象七百頭十人乘一象皆執兵仗象鼻
縛刀以戰所都城東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
步即所謂雀離佛圖也

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恒故地自漢以來相承不絕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其國枝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為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世夫畢為人寬厚甚得衆心其妻突厥達度可汗女也都於薩寶水上阿祿廸城多人居大臣三人共掌國事其王索髮冠七寶金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幪以皂巾丈夫剪髮錦袍名為彊國西域諸國多歸之米國史國

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皆歸
附之有胡律置於祆祠將決罰則取而斷之重者族次
罪者死賊盜截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髯善商賈諸夷
交易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婚姻喪制與
突厥同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諸國皆助祭奉佛為胡
書氣候溫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驢犂牛
黃金硎沙貳香阿薛那香瑟瑟麁皮氍毹錦疊多蒲萄
酒富家或致千石連年不敗太延中始遣使貢方物後

遂絕焉

史臣曰西域雖通魏氏而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為心未遑征伐其信使往來深得羈縻勿絕之道耳

魏書卷一百二

魏書卷一百二考證

西域○魏收書亡此卷全寫北史西域傳而不錄安國以後又隋書西域傳云康國大業中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絕焉此改大業字為太延蓋後人妄改

罽賓國傳都善見城○本書孝靜帝紀帝名善見固應諱之而此不避者以文固北史也

乾陀國傳臨國民二世矣○民北史作已

康國傳太延中○太延北史作大業

魏書卷一百二考證

謹案卷一百一第二十頁後二行人所不至刊本
至訛知據毛本改





覆校官編修 臣方焯

校對官編修 臣裴謙

騰錄監生 臣程蓮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魏書卷一百三

詳校官內閣侍讀_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五百二十三

史部

魏書卷一百三

齊

魏

收

撰

東列傳第九十一

蠕蠕

匈奴宇文莫槐

徒何段就六眷

高車

蠕蠕東胡之苗裔也姓郁久閭氏始神元之末掠騎有
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

閭者首禿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後子孫因以
為氏木骨閭既壯免奴為騎卒穆帝時坐後期當斬亡
匿廣漠谿谷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依純突隣部木骨
閭死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而後屬於國
後世祖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為蠕蠕車鹿會
既為部帥歲貢馬畜貂狍皮冬則徙度漠南夏則還居
漠北車鹿會死子吐奴傀立吐奴傀死子跋提立跋提
死子地粟袁立地粟袁死其部分為二地粟袁長子匹

候跋繼父居東邊次子縕紇提別居西邊及昭成崩縕
紇提附衛辰而貳於我登國中討之蠕蠕移部遁走追
之及於大磧南牀山下大破之虜其半部匹候跋及部
帥屋擊各收餘落遁走遣長孫嵩及長孫肥追之渡磧
嵩至平望川大破屋擊禽之斬以徇肥至涿邪山及匹
候跋跋舉落請降獲縕紇提子曷多汗及曷多汗兄詰
歸之社崦斛律等并宗黨數百人分配諸部縕紇提西
遁將歸衛辰太祖追之至跋那山縕紇提復降太祖撫

慰如舊九年曷多汗與社崙率部衆棄其父西走長孫肥輕騎追之至上郡跋那山斬曷多汗盡殪其衆社崙與數百人奔匹候跋匹候跋處之南鄙去其庭五百里令其子四人監之既而社崙率其私屬執匹候跋四子而叛襲匹候跋諸子收餘衆亡依高車斛律部社崙兇狡有權變月餘乃釋匹候跋歸其諸子欲聚而殲之密舉兵襲匹候跋殺匹候跋子啓拔吳頡等十五人歸于太祖社崙既殺匹候跋懼王師討之乃掠五原以西諸

部北度大漠太祖以拔頡為安遠將軍平棘侯社崙與姚興和親太祖遣材官將軍和突襲黠弗素古延諸部社崙遣騎救素古延突逆擊破之社崙遠遁漠北侵高車深入其地遂并諸部凶勢益振北徙弱洛水始立軍法千人為軍軍置將一人百人為幢幢置帥一人先登者賜以虜獲退懦者以石擊首殺之或臨時捶撻無文記將帥以羊屎粗計兵數後頗知刻木為記其西北有匈奴餘種國尤富彊部帥曰拔也稽舉兵擊社崙社崙

逆戰於額根河大破之後盡為社崙所并號為彊盛隨水草畜牧其西則焉耆之地東則朝鮮之地北則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其常所會庭則敦煌張掖之北小國皆苦其寇抄羈縻附之於是自號丘豆伐可汗丘豆伐猶魏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魏言皇帝也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為稱號若中國立謚既死之後不復追稱太祖謂尚書崔玄伯曰蠕蠕之人昔來號為頑嚚每來抄掠駕犉牛奔遁驅捷牛隨之犉牛伏不

能前異部人有教其以捷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況其子終於不易遂為敵所虜今社崙學中國立法置戰陳卒成邊害道家言聖人生大盜起信矣天興五年社崙聞太祖征姚興遂犯塞入參合陂南至豺山及善無北澤時遣常山王遵以萬騎追之不及天賜中社崙從弟悅代大那等謀殺社崙而立大那發覺大那等來奔以大那為冠軍將軍西平侯悅代為越騎校尉易陽子三年夏社崙寇邊永興元年冬又犯塞二年

太宗討之社崙遁走道死其子度拔年少未能御衆部落立社崙弟斛律號藹苦蓋可汗魏言姿質美好也斛律北并賀術也骨國東破譬歷辰部落三年斛律宗人悅侯吐觚干等數百人來降斛律畏威自守不敢南侵北邊安靜神瑞元年與馮跋和親跋聘斛律女為妻將為交婚斛律長兄子步鹿真謂斛律曰女小遠適憂思生疾可遣大臣樹黎勿地延等女為媵斛律不許步鹿真出謂樹黎等曰斛律欲令汝女為媵遠至他國黎遂

共結謀令勇士夜就斛律穹廬候其出執之與女俱嬪于和龍乃立步鹿真步鹿真立委政樹黎初高車叱洛侯者叛其渠帥導社崙破諸部落社崙德之以為大人步鹿真與社崙子社拔共至叱洛侯家媼其少妻少妻告步鹿真叱洛侯欲舉大檀為主遺大檀金馬勒為信步鹿真聞之歸發八千騎往圍叱洛侯叱洛侯焚其珍寶自刎而死步鹿真遂掩大檀大檀發軍執步鹿真及社拔絞殺之乃自立大檀者社崙季父僕渾之子先統

別部鎮於西界能得衆心國人推戴之號牟汗紇升蓋可汗魏言制勝也斛律父子既至和龍馮跋封為上谷侯大檀率衆南徙犯塞太宗親討之大檀懼而遁走遣山陽侯奚斤等追之遇寒雪士衆凍死墮指者十二三及太宗崩世祖即位大檀聞而大喜始光元年秋乃寇雲中世祖親討之三日二夜至雲中大檀騎圍世祖五十餘重騎逼馬首相次如堵馬士卒大懼世祖顏色自若衆情乃安先是大檀弟大那與社崙爭國敗而來奔

大檀以大那子於陟斤為部帥軍士射於陟斤殺之大檀恐乃還二年世祖大舉征之東西五道並進平陽王長孫翰等從黑漠汝陰公長孫道生從白黑兩漠間車駕從中道東平公娥清次西從栗園宜城王奚斤將軍安原等西道從爾寒山諸軍至漠南舍輜重輕騎齋十五日糧絕漠討之大檀部落駭驚北走神麇元年八月大檀遣子將騎萬餘人入塞殺掠邊人而走附國高車追擊破之自廣寧還追之不及二年四月世祖練兵于

南郊將襲大檀公卿大臣皆不願行術士張淵徐辯以天文說止世祖世祖從崔浩計而行會江南使還稱劉義隆欲犯河南謂行人曰汝疾還告魏主歸我河南地即當罷兵不然盡我將士之力世祖聞而大笑告公卿曰龜鼈小豎自救不暇何能為也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便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上策也吾行決矣於是車駕出東道向黑山平陽王長孫翰從西道向大娥山同會賊庭五月次于沙漠南舍輜重輕襲之至粟水

大檀衆西奔弟匹黎先典東落將赴大檀遇翰軍翰縱
騎擊之殺其大人數百大檀聞之震怖將其族黨焚燒
廬舍絕跡西走莫知所至於是國落四散竄伏山谷畜
產布野無人收視世祖緣粟水西行過漢將竇憲故壘
六月車駕次於兔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里分軍搜討
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渡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
北三千里高車諸部殺大檀種類前後歸降三十餘萬
俘獲首虜及戎馬百餘萬匹八月世祖聞東部高車屯

已尼陂人畜甚衆去官軍千餘里遂遣左僕射安原等往討之暨已尼陂高車諸部望軍降者數十萬大檀部落衰弱因發疾而死子吳提立號勃連可汗魏言神聖也四年遣使朝獻先是北鄙候騎獲吳提南偏邏者二十餘人世祖賜之衣服遣歸吳提上下感德故朝貢焉世祖厚賓其使而遣之延和三年二月以吳提尚西海公主又遣使人納吳提妹為夫人又進為左昭儀吳提遣其兄禿鹿傀及左右數百人來朝獻馬二千匹世祖

大悅班賜甚厚至太延二年乃絕和犯塞四年車駕幸
五原遂征之樂平王丕河東公賀多羅督十五將出東
道永昌王健宜都王穆壽督十五將出西道車駕出中
道至浚稽山分中道復為二道陳留王崇從大澤向涿
邪山車駕從浚稽北向天山西登白阜刻石記行不見
蠕蠕而還時漠北大旱無水草軍馬多死五年車駕西
伐沮渠牧犍宜都王穆壽輔景穆居守長樂王嵇敬建
寧王崇二萬人鎮漠南以備蠕蠕吳提果犯塞壽素不

設備賊至七介山京邑大駭爭奔中城司空長孫道生拒之於吐頽山吳提之寇也留其兄乞列歸與北鎮諸軍相守敬崇等破乞列歸於陰山之北獲之乞列歸歎曰沮渠陷我也獲其伯父他吾無鹿胡及其將帥五百人斬首萬餘級吳提聞而遁走道生追之至于漠南而還真君四年車駕幸漠南分四道樂安王範建寧王崇各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督十五將出西道車駕出中道中山王辰領十五將為中軍後繼車駕至鹿渾谷

與賊相遇吳提遁走追至頡根河擊破之車駕至石水而還五年復幸漠南欲襲吳提吳提遠遁乃還吳提死子吐賀真立號處可汗魏言唯也十年正月車駕北伐高昌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西道車駕與景穆自中道出涿邪山吐賀真別部帥爾綿他拔等率千餘家來降是時軍行數千里吐賀真新立恐懼遠遁九月車駕北伐高昌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與諸軍期會於地弗池吐賀真悉國精銳軍資甚盛圍那數十

重那掘長圍堅守相持數日吐賀真數挑戰輒不利以
那衆少而固疑大軍將至解圍夜遁那引軍追之九日
九夜吐賀真益懼棄輜重踰穹隆嶺遠遁那收其輜重
引軍還與車駕會於廣澤略陽王羯兒盡收其人戶畜
產百餘萬自是吐賀真遂單弱遠竄邊疆息警矣太安
四年車駕北征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旌旗千里遂渡大
漠吐賀真遠遁其莫弗烏朱駕頽率衆數千落來降乃
刊石記功而還世祖征伐之後意存休息蠕蠕亦怖威

北竄不敢復南和平五年吐賀真死子子成立號受羅部真可汗魏言惠也自稱永康元年率部侵塞北鎮遊軍大破其衆皇興四年子成犯塞車駕北討京兆王子推東陽公元丕督諸軍出西道任城王雲等督軍出東道汝陰王賜濟南公羅烏拔督軍為前鋒隴西王源賀督諸軍為後繼諸將會車駕于女水之濱顯祖親誓衆詔諸將曰用兵在奇不在衆也卿等為朕力戰方略已在朕心乃選精兵五千人挑戰多設奇兵以惑之虜衆

奔潰逐北三十餘里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人戎馬器械不可稱計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川遂作北征頌刊石紀功延興五年予成求通婚娉有司以予成數犯邊塞請絕其使發兵討之顯祖曰蠕蠕譬若禽獸貪而亡義朕要當以信誠待物不可抑絕也予成知悔前非遣使請和求結姻援安可孤其款意乃詔報曰所論婚事今始一反尋覽事理未允厥中夫男而下女交象所明初婚之吉敦崇禮娉君子所以重人倫

之本不敬其初令終難矣予成每懷譎詐終顯祖世更
不求婚太和元年四月遣莫河去汾比拔等來獻良馬
貂裘比拔等稱伏承天朝珍寶華麗甚積求一觀之乃
勅有司出御府珍玩金玉文繡器物御殿文馬奇禽異
獸及人間所宜用者列之京肆令其歷觀焉比拔見之
自相謂曰大國富麗一生所未見也二年二月又遣比
拔等朝貢尋復請婚焉高祖志存招納許之予成雖歲
貢不絕而款約不著婚事亦停九年予成死子豆崙立

號伏古敦可汗魏言恒也自稱太平元年豆嶮性殘暴
好殺其臣侯醫璽石洛候數以忠言諫之又勸與國通
和勿侵中國豆嶮怒誣石洛候謀反殺之夷其三族十
六年八月高祖遣陽平王頤左僕射陸叡並為都督領
軍斛律桓等十二將七萬騎討豆嶮部內高車阿伏至
羅率衆十餘萬落西走自立為主豆嶮與叔父那蓋為
二道追之豆嶮出自浚稽山北而西那蓋出自金山豆
嶮頻為阿伏至羅所敗那蓋累有勝捷國人咸以那蓋

為天所助欲推那蓋為主那蓋不從衆彊之那蓋曰我
為臣不可焉能為主衆乃殺豆淪母子以屍示那蓋那
蓋乃襲位那蓋號候其伏代庫者可汗魏言悅樂也自
稱太安元年那蓋死子伏圖立號他汗可汗魏言緒也
自稱始平元年正始三年伏圖遣使紇奚勿六跋朝獻
請求通和世宗不報其使詔有司勅勿六跋曰蠕蠕遠
祖社淪是大魏叛臣往者包容暫時通使今蠕蠕衰微
有損疇日大魏之德方隆周漢跨據中原指清八表正

以江南未平權寬北掠通和之事未容相許若修藩禮
款誠昭著者當不孤爾也永平元年伏圖又遣勿六跋
奉函書一封并獻貂裘世宗不納依前喻遣伏圖西征
高車為高車王彌俄突所殺子醜奴立號豆羅伏跋豆
伐可汗魏言彰制也自稱建昌元年永平四年九月醜
奴遣沙門洪宣奉獻珠像延昌三年冬世宗遣驍騎將
軍馬義舒使於醜奴未發而崩事遂停寢醜奴壯健善
用兵四年遣使侯斤尉比建朝貢熙平元年西征高車

大破之禽其王彌俄突殺之盡并叛者國遂彊盛二年
又遣侯斤尉比建紇奚勿六跋鞏顧禮等朝貢神龜元
年二月肅宗臨顯陽殿引顧禮等二十人於殿下遣中
書舍人徐紇宣詔讓以蠕蠕藩禮不備之意初豆嶮之
死也那蓋為主伏圖納豆嶮之妻候呂陵氏生醜奴阿
那瓌等六人醜奴立後忽亡一子字祖惠求募不能得
有尼引副升牟妻是豆渾地萬年二十許為醫巫假託
神鬼先常為醜奴所信出入去來乃言此兒今在天上

我能呼得醜奴母子欣悅後歲仲秋在大澤中施帳屋
齋潔七日祈請天神經一宿祖惠忽在帳中自云恒在
天上醜奴母子抱之悲喜大會國人號地萬為聖女納
為可賀敦授夫副升年爵位賜牛馬羊三千頭地萬既
挾左道亦有姿色醜奴甚加重愛信用其言亂其國政
如是積歲祖惠年長其母問之祖惠言我恒在地萬家
不嘗上天上天者地萬教也其母具以狀告醜奴醜奴
言地萬懸鑒遠事不可不信勿用讒言也既而地萬恐

懼譖祖惠於醜奴醜奴陰殺之正光初醜奴母遣莫何去汾李具列等絞殺地萬醜奴怒欲誅具列等又阿伏至羅侵醜奴醜奴擊之軍敗還為母與其大臣所殺立醜奴弟阿那瓌立經十日其族兄俟力發示發率衆數萬以伐阿那瓌阿那瓌戰敗將弟乙居伐輕騎南走歸國阿那瓌母候呂陵氏及其二弟尋為示發所殺而阿那瓌未之知也九月阿那瓌將至肅宗遣兼侍中陸希道為使主兼散騎常侍孟威為使副迎勞近畿使司空

公京兆王繼至北中侍中崔光黃門郎元纂在近郊並

申宴勞引至門闕下十月肅宗臨顯陽殿引從五品以

上清官皇宗藩國使客等列於殿庭王公以下及阿那

瓌等入就庭中北面位定謁者引王公以下升殿阿那

瓌位於藩王之下又引將命之官及阿那瓌弟并二叔

位於羣官之下遣中書舍人曹道宣詔勞問阿那瓌啓

云陛下優隆命臣弟叔等升殿預會但臣有從兄在北

之日官高於二叔乞命升殿詔聽之乃位於阿那瓌弟

之下二叔之上宴將罷阿那瓌執啓立於座後詔遣舍
人常景問所欲言阿那瓌求詣殿前詔引之阿那瓌再
拜跽曰臣先世源由出於大魏詔曰朕已具知阿那瓌
起而言曰臣之先逐草放牧遂居漠北詔曰卿言未盡
可具陳之阿那瓌又言曰臣先祖以來世居北土雖復
隔越山津而乃恭心慕化未能時宣者正以高車悖逆
臣國擾攘不暇遣使以宣遠誠自頃年以前漸定高車
及臣兄為主故遣鞏顧禮等使來大魏實欲虔修藩禮

是以曹道芝北使之日臣與主兄即遣大臣五人拜受詔命臣兄弟本心未及上徹但高車從而侵暴中有姦臣因亂作逆殺臣兄立臣為主裁過旬日臣以陛下恩慈如天是故倉卒輕身投國歸命陛下詔曰具卿所陳理猶未盡可更言之阿那瓌再拜受詔起而言曰臣以家難輕來投闕老母在彼萬里分張本國臣民皆已迸散陛下隆恩有過天地求乞兵馬還向本國誅翦叛逆收集亡散陛下慈念賜借兵馬老母若在得生相見以

申母子之恩如其死也即得報讎以雪大恥臣當統臨餘人奉事陛下四時之貢不敢闕絕陛下聖顏難覩敢有披陳但所欲言者口不能盡言別有辭啓謹以仰呈願垂昭覽仍以啓付舍人常景具以奏聞尋封阿那瓌朔方郡公蠕蠕主賜以衣冕加之軺蓋祿從儀衛同于戚藩十二月肅宗以阿那瓌國無定主思還綏集啓請切至詔議之時朝臣意有同異或言聽還或言不可領軍元義為宰相阿那瓌私以金百斤貨之遂歸北二年正月阿那瓌等五十

四人請辭肅宗臨西堂引見阿那瓌及其伯叔兄弟五人升階賜坐遣中書舍人穆弼宣勞阿那瓌等拜辭詔賜阿那瓌細光明人馬鎧二具鐵人馬鎧六具露絲銀纏槩二張并白眊赤漆槩十張并白眊黑漆槩十張并幡露絲弓二張并箭朱漆柘弓六張并箭黑漆弓十張并箭赤漆楯六幡并刀黑漆楯六幡并刀赤漆鼓角二十具五色錦被二領黃紬被褥三十具私府繡袍一領并帽內者緋納襖一領緋袍二十領并帽內者雜綵千段緋納小口袴褶一

具內中宛具紫納大口袴褶一具內中宛具百子帳十八
具黃布幕六張新乾飯一百石麥麩八石榛麩五石銅烏
銷四枚柔鐵烏銷二枚各受二斛黑漆竹榼四枚各受五
升婢二口父草馬五百匹駝百二十頭牯牛一百頭羊五
百口朱畫盤器十合粟二十萬石至鎮給之詔侍中崔光
黃門元纂郭外勞遣阿那瓌來奔之後其從父兄俟力發
婆羅門率數萬人入討示發破之示發走奔地豆干為其
所殺推婆羅門為主號彌偶可社句可汗魏言安靜也時

安北將軍懷朔鎮將楊鈞表傳聞彼人已立主是阿那瓌
同堂兄弟夷人獸心已相君長恐未肯以殺兄之人郊迎
其弟輕往虛反徒損國威自非廣加兵衆無以送其入北
二月肅宗詔舊經蠕蠕使者牒云具仁往喻婆羅門迎阿
那瓌復藩之意婆羅門殊自驕慢無遜避之心責具仁禮
敬具仁執節不屈婆羅門遣大官莫何去汾俟斤立升頭
六人將兵一千隨具仁迎阿那瓌五月具仁還鎮論彼事
勢阿那瓌慮不敢入表求還京會婆羅門為高車所逐率

十部落詣涼州歸降於是蠕蠕數萬相率迎阿那瓌七月

阿那瓌啓云投化蠕蠕元退社渾河旃等二人以今月二

十六日到鎮云國土大亂姓姓別住迭相抄掠當今北人

鵠望待拯今乞依前恩賜給精兵一萬還令督率送臣磧

北撫定荒人脫蒙所請事必克濟詔付尚書門下博議八

月詔兼散騎常侍王遵業馳驛宣旨慰阿那瓌并申賜賚

九月蠕蠕後主俟匿伐來奔懷朔鎮阿那瓌兄也列稱規

望乞軍并請阿那瓌十月錄尚書事高陽王雍尚書令李

崇侍中侯剛尚書左僕射元欽侍中元義侍中安豐王延
明吏部尚書元修義尚書李彥給事黃門侍郎元纂給事
黃門侍郎張烈給事黃門侍郎盧同等奏曰竊聞漢立南
北單于晉有東西之稱皆所以相維禦難為國藩籬今臣
等參議以為懷朔鎮北土名無結山吐若奚泉敦煌北西
海郡即漢晉舊障二處寬平原野彌沃阿那瓌宜置西吐
若奚泉婆羅門宜置西海郡各令總率部落收離聚散其
爵號及資給所須唯思裁處彼臣下之官任其舊俗阿那

瓌所居既是境外宜少優遣以示威刑請沃野懷朔武川
鎮各差二百人令當鎮軍主監率給其糧仗送至前所仍
於彼為其造構功就聽還諸於北來在婆羅門前投化者
令州鎮上佐準程給糧送詣懷朔阿那瓌鎮與使人量給
食廩在京館者任其去留阿那瓌草創先無儲積請給朔
州麻子乾飯二千斛官駝運送婆羅門居於西海既是境
內資衛不得同之阿那瓌等新造藩屏宜各遣使持節馳
驛先詣慰喻并委經略肅宗從之十二月詔安西將軍廷

尉元洪超兼尚書行臺詣敦煌安置婆羅門婆羅門尋與部衆謀叛投噉達噉達三妻皆婆羅門姊妹也仍為州軍所討禽之三年十二月阿那瓌上表乞粟以為田種詔給萬石四年阿那瓌衆大饑入塞寇抄肅宗詔尚書左丞元孚兼行臺尚書持節喻之孚見阿那瓌為其所執以孚自隨驅掠良口二千公私驛馬牛羊數十萬北遁謝孚放還詔驃騎大將軍尚書令李崇等率騎十萬討之出塞三千餘里至瀚海不及而還俟匿伐至洛陽肅宗臨西堂引見

之五年婆羅門死於洛南之館詔贈使持節鎮西將軍秦州刺史廣牧公是歲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諸鎮相應孝昌元年春阿那瓌率衆討之詔遣牒云具仁齋雜物勞賜阿那瓌阿那瓌拜受詔命勒衆十萬從武川鎮西向沃野頻戰克捷四月肅宗又遣蕪通直散騎常侍中書舍人馮雋使阿那瓌宣勞班賜有差阿那瓌部落既和士馬稍盛乃號勅連頭兵豆伐可汗魏言把攬也十月阿那瓌復遣郁久閭彌娥等朝貢三年四月阿那瓌遣使人鞏鳳景

等朝貢及還肅宗詔之曰北鎮羣狄為逆不息蠕蠕主為
國立忠助加誅討言念誠心無忘寢食今知停在朔垂與
爾朱榮隣接其嚴勒部曲勿相暴掠又近得蠕蠕主啓更
欲為國東討但蠕蠕主世居北漠不宜炎夏今可且停聽
待後勅蓋朝廷慮其反覆也此後頻使朝貢建義初孝莊
詔曰夫勲高者賞重德厚者名隆蠕蠕主阿那瓌鎮衛北
藩禦侮朔表遂使陰山息警弱水無塵刊跡狼山銘功瀚
海至誠既篤勲緒莫酬故宜標以殊禮何容格以常式自

今以後讚拜不言名上書不稱臣太昌元年六月阿那
瓌遣烏旬蘭樹什伐等朝貢并為長子請尚公主永熙
二年四月出帝詔以范陽王誨之長女瓌邪公主許之
未及婚帝入闕齊獻武王遣使說之阿那瓌遣使朝貢
求婚獻武王方招四遠以常山王妹樂安公主許之改
為蘭陵公主瓌遣奉馬千匹為娉禮迎公主詔宗正元
壽送公主往北自是朝貢相尋瓌以齊獻武王威德日
盛請致愛女於王靜帝詔王納之自此塞外無塵矣

匈奴宇文莫槐出於遼東塞外其先南單于遠屬也世為東部大人其語與鮮卑頗異人皆翦髮而留其頂上以為首飾長過數寸則截短之婦女披長襦及足而無裳焉秋收烏頭為毒藥以射禽獸莫槐虐用其民為部人所殺更立其弟普撥為大人普撥死子丘不勤立尚平文女丘不勤死子莫鹿立本名犯太祖諱莫鹿遣弟屈雲攻慕容廆廆擊破之又遣別部素延伐慕容廆於棘城復為慕容廆所破時莫鹿部眾彊盛自稱單于塞

外諸部咸畏憚之莫虜死子遜昵延立率衆攻慕容虜
於棘城虜子翰先戍於外遜昵延謂其衆曰翰素果勇
必為人患宜先取之城不足憂也乃分騎數千襲翰聞
之使人詐為段末波使者逆謂遜昵延曰翰數為吾患
久思除之今聞來討其善戒嚴相待宜兼路早赴翰設
伏待之遜昵延以為信然長驅不備至於伏所為翰所
虜翰馳使告虜乘勝遂進及晨而至虜亦盡銳應之遜
昵延見而方嚴率衆逆戰前鋒始交而翰已入其營縱

火燎之衆乃大潰遜昵延單馬奔還悉俘其衆遜昵延
父子世雄漠北又先得玉璽三紐自言為天所相每自
誇大及此敗也乃卑辭厚幣遣使朝獻于昭帝帝嘉之
以女妻焉遜昵延死子乞得龜立復伐慕容廆廆拒之
惠帝三年乞得龜屯保澆水固壘不戰遣其兄悉跋堆
襲廆子仁于栢林仁逆擊斬悉跋堆廆又攻乞得龜克
之乞得龜單騎夜奔悉虜其衆乘勝長驅入其國城收
資財億計徙部民數萬戶以歸先是海出大龜枯死於

平郭至是而乞得龜敗別部人逸豆歸殺乞得龜而自立與慕容晁相攻擊遣其國相莫渾伐晁而莫渾荒酒縱獵為晁所破死者萬餘人建國八年晁伐逸豆歸逸豆歸拒之為晁所敗殺其驍將涉亦干逸豆歸遠遁漠北遂奔高麗晁徙其部衆五千餘落於昌黎自此散滅矣

徒河段就六眷本出於遼西其伯祖日陸眷因亂被賣為漁陽烏丸太庫辱官家奴諸大人集會幽州皆持唾

壺唯庫辱官獨無乃唾曰陸眷口中曰陸眷因咽之西

向拜天曰願使主君之智慧祿相盡移入我腹中其後

漁陽大饑庫辱官以日陸眷為健使將之詣遼西逐食

招誘亡叛遂至彊盛日陸眷死弟乞珍代立乞珍死子

務目塵代立即就六眷父也據有遼西之地而臣於晉

其所統三萬餘家控弦上馬四五萬騎穆帝時幽州刺

史王浚以段氏數為已用深德之乃表封務目塵為遼

西公假大單于印綬浚使務目塵率萬餘騎伐石勒於

常山封龍山下大破之務目塵死就六眷立就六眷與弟匹磾從弟末波等率五萬餘騎圍石勒於襄國勒登城望之見將士皆釋仗寢卧無警備之意勒因其懈怠選募勇健穿城突出直衝末波生禽之置之座上與飲宴盡歡約為父子盟誓而遣之末波既得免就六眷等遂攝軍而還不復報浚歸于遼西自此以後末波常不敢南向洩焉人問其故末波曰吾父在南其感勒不害已也如此就六眷死其子幼弱匹磾與劉琨世子羣奔

喪匹磾陰卷甲而往欲殺其從叔羽鱗及末波而奪其國末波等知之遣軍逆擊匹磾劉羣為末波所獲匹磾走還薊懼琨禽已請琨宴會因執而害之匹磾既殺劉琨與羽鱗末波自相攻擊部眾乖離欲擁其眾徙保上谷阻軍都之險以拒末波等平文帝聞之陰嚴精騎將擊之匹磾恐懼南奔樂陵後石勒遣石虎擊段文鴛于樂陵破之生擒文鴛匹磾遂率其屬及諸塢壁降于石勒末波自稱幽州刺史屯遼西末波死國人立日陸眷

弟護遼為主烈帝時假護遼驃騎大將軍幽州刺史大單于北平公弟鬱蘭撫軍將軍冀州刺史渤海公建國元年石虎征護遼於遼西護遼奔平岡山遂投慕容晁晁殺之鬱蘭奔石虎以所徙鮮卑五千人配之使屯令支鬱蘭死子龕代之及冉閔之亂龕率衆南移遂據齊地慕容儁使弟玄恭帥衆伐龕於廣固執龕送之薊儁毒其目而殺之坑其徒三千餘人

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為狄歷北方以為勅勒

諸夏以為高車丁零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其種有狄氏表紇氏斛律氏解批氏護骨氏異竒斤氏俗云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國人皆以為神單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其上曰請天自迎之經三年其母欲迎之單于曰不可未徹之間耳復一年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嗥呼因穿臺下為空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處我於此欲以與天而今狼來或

是神物天使之然將下就之其姊大驚曰此是畜生無
乃辱父母也妹不從下為狼妻而產子後遂滋繁成國
故其人好引聲長歌又似狼嗥無都統大帥當種各有
君長為性麤猛黨類同心至於寇難翕然相依鬪無行
陳頭別衝突乍出乍入不能堅戰其俗蹲倨褻黷無所
忌避婚姻用牛馬納聘以為榮結言既定男黨營車闌
馬令女黨恣取上馬袒乘出闌馬主立於闌外振手驚
馬不墜者即取之墜則更取數滿乃止俗無穀不作酒

迎婦之日男女相將持馬酪熟肉節解主人延賓亦無
行位穹廬前叢坐飲宴終日復留其宿明日將婦歸既
而將夫黨還入其家馬羣極取良馬父母兄弟雖惜終
無言者頗諱取寡婦而優憐之其畜產自有記識雖闌
縱在野終無妄取俗不清潔喜致震霆每震則叫呼射
天而棄之移去至來歲秋馬肥復相率候於震所埋殺
羊然火拔刀女巫祝說似如中國祓除而羣隊馳馬旋
繞百市乃止人持一束柳楨回豎之以乳酪灌馬婦人

則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縈屈髮鬢而綴之有似軒冕
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屍於中張臂引弓佩刀挾稍
無異於生而露坎不掩時有震死及疫癘則為之祈福
若安全無佗則為報賽多殺雜畜燒骨以燎走馬遶旋
多者數百帀男女無小大皆集會平吉之人則歌舞作
樂死喪之家則悲吟哭泣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牛
羊畜產盡與蠕蠕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後徙於鹿
渾海西北百餘里部落彊大常與蠕蠕為敵亦每侵盜

于國家太祖親襲之大破其諸部後太祖復度弱洛水西行至鹿渾海停駕簡輕騎西北行百餘里襲破之虜獲生口馬牛羊二十餘萬復討其餘種於狼山大破之車駕巡幸分命諸將為東西二道太祖親勒六軍從中道自駁髯水西北徇略其部諸軍同時雲合破其雜種三十餘落衛王儀別督將從西北絕漠千餘里復破其遺迸七部於是高車大懼諸部震駭太祖自牛川南引大校獵以高車為圍騎徒遮列周七百餘里聚雜獸於

其中因驅至平城即以高車衆起鹿苑南因臺陰北距
長城東包白登屬之西山尋而高車姪利曷莫弗勅力
健率其九百餘落內附拜勅力健為揚威將軍置司馬
參軍賜穀二萬斛後高車解批莫弗幡豆建復率其部
三十餘落內附亦拜為威遠將軍置司馬參軍賜衣服
歲給廩食蠕蠕社崙破敗之後收拾部落轉徙廣漠之
北侵入高車之地斛律部部帥倍侯利患之曰社崙新
集兵貧馬少易與耳乃舉衆掩擊入其國落高車昧利

不顧後患分其廬室妻其婦女安息寢卧不起社崦登
高望見乃招集亡散得千人晨掩殺之走而脫者十二
三倍侯利遂來奔賜爵孟都公倍侯利質直勇健過人
奮戈陷陳有異於衆北方之人畏嬰兒啼者語曰倍侯
利來便止處女歌謠云求良夫當如倍侯其服衆如此
善用五十著筮吉凶每中故得親幸賞賜豐厚命其少
子曷堂內侍及倍侯利卒太祖悼惜葬以國禮諡曰忠
壯王後詔將軍伊謂帥二萬騎北襲高車餘種袁紇烏

頻破之太祖時分散諸部唯高車以類麤獷不任使役故得別為部落後世祖征蠕蠕破之而還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在已尼陂人畜甚衆去官軍千餘里將遣左僕射安原等討之司徒長孫翰尚書令劉潔等諫世祖不聽乃遣原等并發新附高車合萬騎至于已尼陂高車諸部望軍而降者數十萬落獲馬牛羊亦百餘萬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乘高車逐水草畜牧蕃息數年之後漸知粒食歲致獻貢由是國家馬及牛羊遂至于賤羶

皮委積高宗時五部高車合聚祭天衆至數萬大會走馬殺牲遊逸歌吟忻忻其俗稱自前世以來無盛於此會車駕臨幸莫不忻悅後高祖召高車之衆隨車駕南討高車不願南行遂推表紇樹者為主相率北叛遊踐金陵都督宇文福追討大敗而還又詔平北將軍江陽王繼為都督討之繼先遣人慰勞樹者樹者入蠕蠕尋悔相率而降高車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盧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氏六曰

達簿干氏七曰阿崙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侯分氏十曰
副伏羅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先是副伏
羅部為蠕蠕所役屬豆崙之世蠕蠕亂離國部分散副
伏羅阿伏至羅與從弟窮奇俱統領高車之衆十餘萬
落太和十一年豆崙犯塞阿伏至羅等固諫不從怒率
所部之衆西叛至前部西北自立為王國人號之曰侯
婁匄勒猶魏言大天子也窮奇號侯倍猶魏言儲主也
二人和穆分部而立阿伏至羅居北窮奇在南豆崙追

討之頻為阿伏至羅所敗乃引衆東徙十四年阿伏至羅遣商胡越者至京師以二箭奉貢云蠕蠕為天子之賊臣諫之不從遂叛來至此而自豎立當為天子討除蠕蠕高祖未之信也遣使者于提往觀虛實阿伏至羅與窮奇遣使者簿頡隨于提來朝貢其方物詔員外散騎侍郎可足渾長生復與于提使高車各賜繡袴褶一具雜綵百疋窮奇後為嚙噠所殺虜其子彌俄突等其衆分散或來奔附或投蠕蠕詔遣宣威將軍羽林監孟

威撫納降人置之高平鎮阿伏至羅長子烝阿伏至羅
餘妻謀害阿伏至羅阿伏至羅殺之阿伏至羅又殘暴
大失衆心衆共殺之立其宗人跋利延為主歲餘噉
伐高車將納彌俄突國人殺跋利延迎彌俄突而立之
彌俄突既立復遣朝貢又奉表獻金方一銀方一金杖
二馬七匹駝十頭詔使者慕容坦賜彌俄突雜綵六十
匹世祖詔之曰卿遠據沙外頻申誠款覽揖忠志特所
欽嘉蠕蠕噉吐谷渾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倚角

相接今高昌內附遣使迎引蠕蠕往來路絕姦勢不得
妄令羣小敢有陵犯擁塞王人罪在不赦彌俄突尋與
蠕蠕主伏圖戰於蒲類海北為伏圖所敗西走三百餘
里伏圖次於伊吾北山先是高昌王麴嘉表求內徙世
宗遣孟威迎之至伊吾蠕蠕見威軍怖而遁走彌俄突
聞其離駭追擊大破之殺伏圖於蒲類海北割其髮送
於孟威又遣使獻龍馬五匹金銀貂皮及諸方物詔東
城子于亮報之賜樂器一部樂工八十人赤紬十匹雜

絲六十匹彌俄突遣其莫何去汾屋引叱賀真貢其方
物肅宗初彌俄突與蠕蠕主醜奴戰敗被禽醜奴繫其
兩脚於駑馬之上頓曳殺之漆其頭為飲器其部衆悉
入噉噉經數年噉噉聽彌俄突弟伊訥還國伊訥既復
國遣使奉表於是詔遣使者谷楷等拜為鎮西將軍西
海郡開國公高車王伊訥復大破蠕蠕蠕蠕王婆羅門
走投涼州正光中伊訥遣使朝貢因乞朱畫步挽一乘
并幔褥鞞鞞一副織扇各一枚青曲蓋五枚赤漆扇五

枚鼓角十枚詔給之伊匄後與蠕蠕戰敗歸其弟越居
殺伊匄自立天平中越居復為蠕蠕所破伊匄子比適
復殺越居而自立興和中比適又為蠕蠕所破越居子
去賓自蠕蠕來奔齊獻武王欲招納遠人上言封去賓
為高車王拜安北將軍肆州刺史既而病死初太祖時
有吐突隣部在女水上常與解如部相為脣齒不供職
事登國三年太祖親西征度弱洛水復西行趣其國至
女水上討解如部落破之明年春盡略徙其部落畜產

而還又有紇突隣與紇奚世同部落而各有大人長帥擁集種類常為寇於意辛山登國五年太祖勒衆親討焉慕容麟率師來會大破之紇突隣大人屋地韃紇奚大人庫寒等皆舉部歸降皇始二年車駕伐中山軍於栢肆慕容寶夜來攻營軍人驚走還於國路由并州遂反將攻晉陽并州刺史元延討平之紇突隣部帥匿物尼紇奚部帥叱奴根等復聚黨反於陰館南安公元順討之不克死者數千人太祖聞之遣安遠將軍庾岳還

討匿物尼等皆殄之又有侯呂隣部衆萬餘口常依險
畜牧登國中其大人叱伐為寇於苦水河八年夏太祖
大破之并禽其別帥焉古延等

薛干部常屯聚於三城之間及滅衛辰後其部帥太悉
伏望軍歸順太祖撫安之車駕還衛辰子屈丐奔其部
太祖聞之使使詔太悉伏執送之太悉伏出屈丐以示
使者曰今窮而見投寧與俱亡何忍送之遂不遣太祖
大怒車駕親討之會太悉伏先出擊曹覆寅官軍乘虛

遂屠其城獲太悉伏妻子珍寶徙其人而還太悉伏來
赴不及遂奔姚興未幾亡歸嶺北上郡以西諸鮮卑雜
胡聞而皆應之天賜五年屈丐盡劫掠總服之及平統
萬薛干種類皆得為編戶矣而率屯山鮮卑別種破多
蘭部世傳主部落至木易干有武力壯勇劫掠左右西
及金城東侵安定數年間諸種患之天興四年遣常山
王遵討之於高平木易干將數千騎棄國遁走盡徙其
人於京師餘種分迸其後為赫連屈丐所滅又黠弗素

古延等諸部富而不恭天興五年材官將軍和突率六千騎襲而獲之又越勒倍泥部永興五年轉牧跋那山西七月遣奚斤討破之徙其人而還

史臣曰周之獫狁漢之匈奴其作害中國固亦久矣魏晉之世種族瓜分去來沙漠之陲窺擾鄯塞之際猶皆東胡之餘緒冒頓之枝葉至如蠕蠕者匈奴之裔根本莫尋逃形集醜自小為大風馳鳥赴倏來忽往代京由之屢駭戎車所以不寧是故魏氏祖宗揚威曜武驅其

畜產收其部落翦之窮髮之野逐之無人之鄉豈好肆
兵極銳凶器不戢蓋亦急病除惡事不得已而然也

魏書卷一百三

魏書卷一百三考證

魏書卷一百三○魏收書亡後人所補

蠕蠕傳及昭成崩○昭成下應有帝字此蓋用北史補
亡而未及改正者

樂平王督十五將出西道○臣人龍按上云樂安王範

建寧王崇下云中山王辰則樂平王亦應書名本書
樂平王丕傳云丕薨於真君五年二月則此樂平王
當是不也

孝莊詔曰○孝莊下亦應加帝字

匈奴宇文莫槐傳與慕容晃相攻擊○本書以晃字係
恭宗廟諱故改稱其字此與就六眷傳仍稱為晃亦
以其文係北史也

魏書卷一百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四千五百二十四

史部

魏書卷一百四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九十二

自序

漢初魏無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彥彥子歆字
子胡幼孤有志操博洽經史成帝世位終鉅鹿太守仍
家焉歆子悅字處德性沉厚有度量宣城公趙國李孝

伯見而重之以女妻焉位濟陰太守以善政稱悅子子
建字敬忠釋褐奉朝請累遷太尉從事中郎初世祖時
平氏遂於武興立鎮尋改為東益州其後鎮將刺史乖
失人和羣氏作梗遂為邊患乃除子建為東益州刺史
子建布以恩信風化大行遠近清靜正光五年南北二
秦城人莫折念生韓祖香張長命相繼構逆僉以州城
之人莫不勁勇同類悉反宜先收其器械子建以為城
人數當行陳盡皆驍果安之足以為用急之腹背為憂

乃悉召居城老壯曉示之并上言諸城人本非罪坐而
來者悉求聽免肅宗優詔從之子建漸分其父兄弟
外居郡戍內外相顧終獲保全及秦賊乘勝屯營黑水
子建乃潛使掩襲前後斬獲甚衆威名赫然先反者及
此悉降乃間使上聞肅宗甚嘉之詔子建兼尚書為行
臺刺史如故於是威震蜀土其梁巴二益兩秦之事皆
所節度梁州刺史傅豎眼子敬和中心以為愧在洛大
行貨賄以圖行臺先是子建亦屢求歸京師至此乃遣

刺史唐永代焉豎眼因為行臺子建將還羣氏慕戀相率斷道主簿楊僧覆先行曉喻諸氏忿曰我留刺史爾送出也斫之數創幾死子建徐加慰譬旬日方得前行吏人贈遺一無所受而東益氏蜀尋反攻逼唐永永棄城而走乃喪一藩矣初永之走子建客有沙門曇璨及鉅鹿人耿顯皆沒落氏手及知子建之客垂泣追衣物還之送出白馬遺愛所被如此自國家開華陽等郡梁州邢巒益州傅豎眼及子建為最初子建為前軍將軍

十年不徙在洛閑暇與吏部尚書李韶韶從弟延寔頗
為弈碁時人謂為耽好子建每曰碁於機權廉勇之際
得之深矣且吾未為時用博奕可也及一臨邊事凡經
五年未曾對局還洛後俄拜常侍衛尉卿初元顥內逼
莊帝北幸子建謂所親盧義僖曰北海自絕社稷稱藩
蕭衍吾老矣豈能為陪臣遂攜家口居洛南顥平乃歸
先苦風痺及此遂甚以卿任有務屢上書乞身特除右
光祿大夫邢杲之平太傅李延寔子侍中或為大使撫

慰東土時外戚貴盛送客填門子建亦往候別延寔曰
小兒今行何以相勗子建曰益以盈滿為誠延寔悵然
久之及莊帝殺爾朱榮遇禍於河陰者其家率相弔賀
太尉李虔第二子仁曜子建之女壻往亦見害子建謂
姨弟盧道虔曰朝廷誅翦權彊凶徒尚梗未聞有竒謀
異略恐不可濟此乃李門禍始弔賀無乃忽忽及永安
之後李氏宗族流離或遇誅夷如其所慮後歷左光祿
大夫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子建自出為藩牧董司

山南居脂膏之中遇天下多事正身潔已不以財利經
懷及歸京師家人衣食常不周贍清素之迹著於終始
性存重慎不雜交遊唯與尚書盧義僖姨弟涇州刺史
盧道裕雅相親昵及疾篤顧勅二子曰死生大分含氣
所同世有厚葬吾平生不取籩簞裸身又非吾意氣絕
之後斂以時服吾生年契闊前後三娶合葬之事抑又
非古且汝二母先在舊塋墳地久固已有定別唯汝次
母墓在外耳可遷入兆域依班而定行於吾墓之後如

此足矣不須祔合當順吾心勿令吾有遺恨永熙二年春卒于洛陽孝義里舍時年六十三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曰文靜二子收祚收字伯起小字佛助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值四方多難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榮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板為之銳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初以父功除太學博士及爾朱榮於河陰濫害朝士收亦在園中以日晏獲免吏部尚書

李神雋重收才學奏授司徒記室參軍永安三年除北
主客郎中前廢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為封禪書收下
筆便就不立草藁文將千言所改無幾時黃門郎賈思
同侍立深竒之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
郎尋勅典起居注并修國史俄兼中書侍郎年二十六
出帝初又詔收攝本職文誥填積事成稱旨黃門郎崔
悛從齊獻武王入朝熏灼於世收初不詣門悛為帝登
祚赦云朕託體孝文收嗤其率直正員郎李慎以告之

悽深忿忌時前廢帝殂令收為詔悽乃宣言收普泰世
出入幃幄一日造詔優為詞旨然則義旗之士盡為逆
人又收父老合解官歸侍南臺將加彈劾賴尚書辛雄
為言於中尉綦儁乃解收有賤生弟仲同先未齒錄因
此怖懼上籍遣還鄉扶持出帝嘗大發士卒狩於嵩少
之南旬有六日時既寒苦朝野嗟怨帝與從官皆胡服
而騎宮人及諸妃主雜其間竒伎異飾多非禮度收欲
言則畏懼欲默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諷焉年二十七

雖富言淫麗而終歸雅正帝手詔報焉甚見褒美鄭伯
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逐兔初齊獻武王固讓天柱大
將軍帝勅收為詔令遂所請欲加相國問收相國品秩
收以實對帝遂止收既未測主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
解詔許焉久之除帝兄子廣平王贊開府從事中郎收
不敢辭乃為庭竹賦以致已意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陰
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時出帝猜忌獻武
內有間隙收遂以疾固辭而免其舅崔孝芬怪而問之

收曰懼有晉陽之甲尋而獻武南上帝西入闕收兼通
直散騎常侍副王昕聘蕭衍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
衍及其羣臣咸加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明首
通使命二人才器並為隣國所重至此衍稱曰盧李命
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文襄啓收兼散騎常
侍修國史武定二年除正常侍領兼中書侍郎仍修史
帝宴百寮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郎董
勛答問稱俗云正月一日為鷄二日為狗三日為豬四

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時邢邵亦在側甚惡焉自南北和好書下紙每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蕭衍後使其書乃去彼字自稱猶著此欲示無外之意收定報書云想境內清晏今萬國安和南人復書依以為體後獻武入朝靜帝授相國固讓令收為啓啓成呈上文襄時侍側獻武指收曰此人當復為崔光四年獻武於西門豹祠宴集謂司馬子如曰魏收為史官書吾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史官飲食司馬僕射

頗曾餉不因共大笑仍謂收曰卿勿見元康等在吾目下趨走謂吾以為勤勞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尋加兼著作郎靜帝曾季秋大射普令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鄴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謂人曰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使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於詞氣並不及之吾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及及收呈草皆以周悉此亦難有又勅兼主客郎接蕭衍使謝琨徐陵侯景既

陷臺城行鄱陽王範時為合州刺史文襄勅收以書喻

之範得書乃率部伍西上

闕

州刺史崔聖念入據其城

文襄謂收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猶恨尺書徵建鄴未
效耳文襄崩文宣如晉陽令與黃門郎崔季舒高德正
吏部郎中尉瑾於北第參掌機密轉祕書監兼著作郎
又除定州大中正時齊將受禪楊愔奏收置之別館令
撰禪代詔冊諸文遣徐之才守門不聽出天保元年除
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封富平縣子二年受詔撰魏史除

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初帝令羣臣各
言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出魏書故帝使收專其
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隆之署名而已帝勅收
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始魏初鄧淵撰代
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游雅高允程駿李彪崔光李
琰之世修其業浩為編年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
未出世宗時命邢巒追撰高祖起居注書至太和十四
年又命崔鴻王遵業補續焉下訖肅宗事甚委悉濟陰

王暉業撰辨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辨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聞勒成一代大典凡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請終業許之十一月復奏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歷二卷禮樂四卷食貨一卷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

十卷續於紀傳合一百三十卷分為十二帙其史三十
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啓焉

魏書卷一百四

魏書卷一百四考證

自序專總斟酌○專監本誤傳今改從北史

魏書卷一百四考證

前上十志啓

臣收等啓昔子長命世偉才孟堅冠時特秀憲章前喆
裁勒墳史紀傳之間申以書志緒言餘述可得而聞叔
峻刪緝後劉紹統削撰季漢十志實範遷固表蓋闕焉
曹氏一代之籍了無具體典午終世之筆罕云周洽假
復事播四夷盜聽間有小道俗言要竒好異考之雅舊
咸乖實錄自永嘉喪圯中原淆然偏偽小書殆無可取
魏有天下跨蹤前載順末克讓善始令終陛下極聖窮

神奉天屈已顧眄百王指掌萬世深存有魏撫運之業
永念神州人倫之緒臣等肅奉明詔刊著魏籍編紀次
傳備聞天旨竊謂志之為用網羅遺逸載紀不可附傳
非宜理切必在甄明事重尤應標著搜獵上下總括代
終置之衆篇之後一統天人之迹褊心末識輒在於此
是以晚始撰錄彌歷炎涼採舊增新今乃斷筆時移世
易理不刻舩登閣含毫論敘殊致河溝往時之切釋老
當今之重藝文前志可尋官氏魏代之急去彼取此敢

率愚心謹成十志二十卷請續於傳末并前例目合一
百三十一卷臣等妨官秉筆迄無可採塵黷旒冕墮深
冰谷謹啓

十一月持節都督梁州諸軍事驃騎將軍梁州刺史
前著作郎富平縣開國子臣魏收啓

平南將軍司空司馬修史臣辛元植

冠軍將軍國子博士修史臣刁柔

陵江將軍尚書左主客郎中修史臣高孝幹

前西河太守修史臣綦母懷文

謹案卷一百三第十四頁前二行又阿伏至羅刊

本脫伏字據上文增

第十七頁前五行羊五百口刊本百訛于據毛本

改

第十七頁前七行地豆干刊本干訛于今改

第二十三頁前四行遠遁漢北刊本漢訛漢據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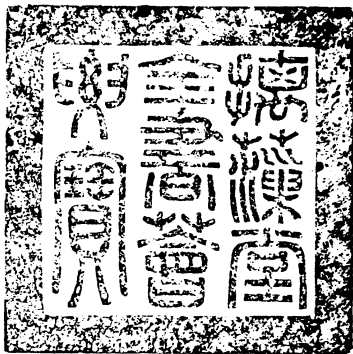
本改

第三十一頁後八行赤紬十匹刊本匹訛四今改

卷一百四第六頁後七行晉議郎董勛刊本董訛

重據晉書改

第八頁前八行受詔撰魏史刊本受訛授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方燁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程蓮孫